



今日的滿洲問題

池田一郎

一 滿洲的特殊權益是什麼

所謂滿洲的特殊權益是什麼？爲着知道這個問題，我們還該預先提出一個質問，就是：

掌權滿洲政權的支配者是誰？以前是誰？現在是誰？

對於這個質問，恐怕沒人能回答說現在的支配者是張學良了吧。因爲九月戰爭的結果，張學良等滿洲軍人已經完全的失去了政權，這一點，已經是毫無懷疑的餘地了。可是在九月戰爭之前，滿洲真正的支配者，也決不是張學良和其他的中國軍人。

讀者應該明白地知道，在九月戰爭之前，駐屯滿洲的日本軍隊，早已具備了和名目上叫做滿洲王的張學良的軍隊不能比較一般強大的優勢，滿洲軍事上的支配權，早已不是張學良而是日本軍了。

九月十八日的日本軍的軍事行動，明白地告诉了此中的真相，祇在

一兩天的短時期之內，日本軍差不多占領了滿洲全體。而且從內地並不會派遣軍隊，這就是說平日駐在滿洲的軍隊，已經充分的可以解決滿洲中國軍的全體。對於這種事實，我們應該怎樣地解釋？

當然，除出日本帝國主義的工具之外，誰也不去歡喜這種日本軍的勇敢。這些軍隊屠殺了多數無罪的中國民衆，死傷了多數的日本兵士，這也可以說是名譽的戰死的嗎？

那麼，從日本軍的勝利，我們可以知道些什麼呢？

這就可以使我們知道，滿洲從來的真正的支配者，早已是日本帝國主義。和台灣朝鮮非常相似，在滿洲的日本帝國主義已經支配着強大的權力。在這次事件之前，支配滿洲的也不是擁有三十萬以上的軍隊張學良，而是在滿洲駐屯了四萬軍隊的日本帝國主義。

可不必說，四萬的日本軍隊掌握了滿洲實權，並不從這次軍事行動之後。這種實權，他們已經掌握得很久。這些駐在滿洲的軍隊，就是日本

資本侵略的先鋒，就是「擁護」日本資本的工具。

祇是在九月戰爭之前，日本軍隊並不十分露面，在表面上，支配者依舊是坐擁着三十萬軍隊的遼寧軍人。對於這種軍隊的性能，中國問題講話上面講得非常清楚。那兒寫着：「這種軍隊的職分，與其說是擁護滿洲土著地主和資本家的利益，不如說是擁護着日本的特殊地位。……從張作霖以來，日本對滿洲軍人供給了多量的武器，張學良就任之後，也從日本購買了多數的飛機。最要注意的，就是在這些飛機，都添附着日本的現任將校。當然，這種將校的添附決不限於飛機一項。從二十一條以來，條件上規定了滿洲軍隊非用日本顧問不可。以「戰爭技師」有名於世界的日本陸軍軍人，現任他派遣到滿洲的人數，決不很少。這些日本顧問在滿洲軍人擁護日本帝國主義之利益的那種條件之下，擔當軍隊的指導工作。萬一滿洲軍人一有違反日本帝國主義之利益的時候，那麼他們就要連帶武器地復歸到他們的本國。軍事的指導者歸國，這就意味着張學良軍事勢力的失墜。從此，我們可以知道，滿洲軍人的軍事的勢力，實在是掌握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手裏。」（上引該書二五八頁。）

此外，大概已沒有重複地說明的必要。但是在這兒該注意的，就是所謂軍事權力，決不是單獨地存在的東西。一切軍隊，都有他各別的階級的基礎，所以當我們觀察日本軍隊的時候，我們決不能忘記使用這些軍隊背後的主人。這種主人，就是經濟的勢力，就是現代社會之原動

力的「資本」。

那麼，日本的資本，如何地支配着滿洲呢？

最明白的例子，就是在滿洲全鐵路中間，日本資本的鐵路，完全的占着支配的地位。

就是在滿洲全鐵路裏面，公然地由日本經營的鐵路和名目下中日合辦而實際上由日本支配的鐵路合併起來，占有全長的百分之三十八強。此外，中國和蘇聯合辦的中東鐵路占有百分之二十八強，滿洲土著資本所經營的鐵道，祇有百分之三十二。可是在實際上，土著資本的勢力還不能有這樣的比例。因為形成滿洲經濟上中心地點的一切都市，都以南滿洲鐵道為中心，而不在中國資本經營的鐵道的區域。而且，照現在講，滿洲的物品都由大連輸出，此外，還沒有有力的貿易海港。所以，重要的輸出入品差不多全由滿鐵裝載。現在，所謂中國資本的鐵道，實質上祇不過是對於日本鐵路輸入養分的支線罷了。

日本以這種鐵路的獨占和資本的力量，支配了滿洲的物價，左右了滿洲的經濟。如此，在鐵道上的日本的支配地位，也就形成了對滿的日本政治經濟支配的動脈，而遂行着強大的使命。

真真指揮着這種鐵道支配之動脈的日本權力的實體，當然就是日本在滿洲的巨大的資本。在滿洲日本投資了的總數十四萬萬日本金的資本，具有了何等強大的力量？這差不多使我們不能想像。這種資本的概數，約等於日本資本主義中的最大金融資本，被叫做三井王國的

三井一族資本全額（七萬萬日本金）的兩倍。滿洲中國資本的不能和日本資本抵抗，從此就可以知道是很該當的事情。這些資本，充分的可以支配滿洲。在滿洲的美國資本，最多也不過一萬萬日本金罷了。

上述的十四萬萬日本金的數字，還是依據着滿鐵的調查，最近朝日新聞所載，日本在滿投資額已經超過十五萬萬日本金了。（去年九月二十三日的該報。）

這種巨額的資本侵進了滿洲的銀行，侵入了滿洲的礦山，而掌握了滿洲最主要的實權。滿洲煤炭產額的十分之八，都從日本經營的撫順炭田和本溪河炭田出產。鐵的生產，每年二十九萬噸完完全全的掌握在日本人的手裏。此外，滿洲發電能力約百分之八十三・五，也支配在日本資本的下面。這些全勢力綜合起來，鞏固成一種絕對支配的地位，現在，滿洲農產物的價格，也完全由日本資本左右着了。

在此，多數的中國地主，必然的非成為日本資本的工具不可。同時，在日本人和中國人買賣之間，也就產生了中間榨取的所謂中國人買辦。買辦當然要有相當的資產，在滿洲的買辦，大部分都是土著的地主。以上所述，就是日俄戰爭之後數十年間日本帝國主義支配了滿洲的內幕。同時，這也就是他們所說的「日本特殊權益」的本體。

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所說的「滿洲的權益」和「日本的特殊權利」，從我們被壓迫大眾的正確的立場說來，就是表明着滿洲的決定的支配權，掌握在帝國主義日本的手裏。更正確地講，就是九月戰爭以

前的滿洲，已經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

我們說，滿洲是日本的半殖民地。換句話，就是滿洲的決定的支配者是日本帝國主義，但是他的性質還不同於台灣和朝鮮一般的「完全殖民地」。這，就是理解這次滿洲事件的重要的關鍵。

對於台灣朝鮮，日本也曾出過幾次的兵。出兵的對手，不論什麼時候，都是革命的民衆。朝鮮的「萬案事件」如此，台灣的霧社暴動事件也是如此。

但是這次出兵的直接的對手，卻是從來對於日本表示服從的張學良的軍隊。張學良被日本趕跑之後，還命令全軍不准反抗，一方面還禁止了北平一帶的反日運動。被打被踢之後還不能和日本帝國主義表示決絕的，這就是現在的滿洲的軍人。

那麼，日本為什麼要和這樣的對手打仗呢？這，我們可以回答，日本對於從來祇是半殖民地的滿洲，現在是已經非使它成為自己的完全的殖民地不可的了。

在此，問題的大半已經明瞭。所謂半殖民地，就是滿洲的土著勢力還帶若干獨立性的意思。例如張學良本人，就是滿洲的最大的地主。他自己開了銀行，自己辦了工廠。可以說，他是強烈地帶着封建之特徵的小金融資本家。就是，他是殖民地型的地主兼金融資本家。當然，這種勢力是微弱的，不能和日本勢力比擬，不過，多少的獨立性還是具有着的。

所以從日本帝國主義這一方面說，日本還不會直接地支配着滿洲。

的土地。在完全殖民地的場合，不論對於台灣，不論對於朝鮮，日本殖民地的初步就強奪了土地的全部。因此，朝鮮台灣的大地主，已經是日本人而不是土著的民衆。支配殖民地人民的，也是日本帝國的總督，而不是土著的領袖。這一點，和滿洲不同。滿洲的土地不歸日本，而在土著的勢力手裏。

因此，日本帝國主義處心積慮地想將半殖民地的滿洲完全殖民地化。滿洲的完全殖民地化，是日本帝國主義絕對不改的根本政策。這種政策的口頭表現，就是他們所說的「特殊權益的擁護」。

那麼，日本爲什麼這樣苦心焦慮地要使滿洲完全殖民地化呢？這，借他們的口吻來講，因爲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的原故。爲着理解這一點，我們非將滿洲在世界政治經濟上的地位認識一下不可。

一 滿洲在世界政治經濟上的重要性

所謂滿洲，實在包含着非常廣大的土地，這種廣大的程度，一般讀者差不多不能想像。滿洲面積，約等於日本內地的三倍。正確的名稱，該叫做東四省，是包括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和熱河省的總稱。

這樣廣漠的滿洲，直到不久之前，在中國國內還是經濟的地落後的土地。中國歷史，都以揚子江、黃河流域爲中心。寒冷多山，人口稀少的滿洲，差不多不爲世人所注意。在此，當資本主義在歐洲繁榮而漸次的移動到東方的時候，和中國本部及日本比較起來，滿洲也還是商品市場

的價值貧弱的土地。因此，在這經濟的地落後的滿洲，從資本主義權力講，可以說差不多沒有土著的政治權力。當清朝末年連中國本部都不能充分地支配的時候，滿洲簡直是祇要外國切實地要求隨時都可以割讓一般的無權力地帶。

但是，當資本主義發達到帝國主義的時代（一八〇〇年代）滿洲的重要性有了很大的轉變。農業國家的清朝所沒用的滿洲山林，這時候已經變了資本主義列強的重要原料地了。鐵和煤，這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原料。滿洲全土，包藏着無限的鐵和煤的寶藏。美國政府的刊行的「商業辭典」，說滿洲全土簡直是一處廣漠無限的煤場！

最羨慕這兒的煤和鐵的，就是當時方纔成長到資本主義國家的日本。資本主義國家的日本，立刻開始了滿洲的侵略。不過，在日本侵入滿洲之前，滿洲已經有了一個比她侵入得更早的俄國。這兩個資本主義國家的衝突，就是日俄戰爭。結果，日本戰勝俄國，從俄國承繼了滿洲的權利；這就是滿洲從一個強國，轉賣給第二個強國。俄羅斯帝國想要併吞滿洲，因爲日本的衝突而不會實現，就是滿洲因爲第一次的日俄衝突，而暫時的逃過了完全殖民地化的運命。

但是，這種戰爭的結果，決不能使滿洲解放而上了獨立的道程。比俄羅斯帝國更急進的侵略，很快的罩蓋在滿洲的身上。如此，滿洲就變了日本的半殖民地。日本從俄國承繼了的「權益」，就是關東州的租借和滿鐵附屬地，在這兒發生了很大的作用。名目上叫做租借九十九年

而實際上已經完全變成日本領土的關東州，包含着北中國最大的海口大連，和最良的軍港旅順。同時，在名目上叫做滿鐵附屬地而實質上已經變成日本領土的滿鐵沿線，面積上雖則並不很大，可是牠蜿蜒地包含了全滿洲的重要的都市。有了這種鞏固的基點，日本帝國主義的毒牙，也就更深更廣的侵入了滿洲的全體。

祇是，當日本從俄羅斯帝國承繼這種權益的時候，日本當時的資本主義的力量和政治勢力都還是很弱，同時，美英法等國已經充分地凝視着遠東，所以日本已經失卻了處分朝鮮當時一樣的自由。美國已經竭力地注意滿洲，而且曾經提出了收買滿鐵一般的提議。所以在日俄戰爭之後，我們可以說因為日美兩國相互地爭奪着這塊土地，所以滿洲纔能一時的繼續着半殖民地的地位。

在這兒處心積慮地企圖侵略滿洲的日本，趁着歐洲大戰的機會，突然的對中國提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條的強盜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列舉如下：

(一) 中國承認日本得與德國協議繼承德國在中國所有所得權租借權等事項。

(二) 在滿洲及東蒙古，日本有敷設鐵道的優先權。

(三) 日本臣民在南滿洲經營各種工業商業，得商租土地。

(四) 南滿洲政治財政軍事警察機關，須任用日本人顧問。

(五) 在南滿洲日本有礦山試掘權。

(六) 從滿鐵支出建設資本六百五十萬圓，於三十年間委任滿鐵經營吉長鐵道。

(七) 關東州租借地及南滿洲鐵路安奉鐵路的期間，延長九十九年等等。

對於這種要求，不論怎樣沒用的中國政府，也覺得有點不能承認，但是日本用「不承認就開仗」的威嚇手段，終於使中國承認了這樣的要求。

但是，對於這種日本的侵略，必然的要引起美國及其他列強的反對。這種反對力，例如在一九一九年六月由美國上議院議決了反對日本處分山東的決議，後來纔經過華盛頓會議，而使日本將青島交還了中國。

這種帝國主義列強的衝突，就證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在世界政治經濟上滿洲更增加了她的重要。主要的理由，大致如下：

(一) 在戰後資本主義世界，中國全體的經濟的重要性增加，中國的一部的滿洲，沒有本部一般的軍閥混戰，人口激增，因之她的重要性也就顯然的增大。大戰的結果，歐洲已被列強完全的分割，加之歐洲經濟因戰爭而衰弱，因之列強都想在中國及滿洲增大他們的勢力。

(二) 與大戰終了，同時和滿洲隣接的俄羅斯，變成了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完全相反的蘇聯，和日本出兵西伯利亞一樣，列強已

經很快的開始了對蘇聯的攻擊。滿洲在這兒形成了反蘇聯戰線的東洋的樞紐。這就是從東洋攻擊蘇聯的絕好的軍事根據。此外，蘇聯的經濟勢力漸次的沿着中東鐵路而東進，因此滿洲就變成了列強和蘇聯直接衝突的場所。

(三)戰後，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日本變成了第一級的帝國主義國家，而在世界政治上增加了他的比重。因此，日本帝國主義之「生命線」的滿洲，也就比例的地增加了世界政治上的重要性。

帝國主義者說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這是因為日本爲着要維持他帝國主義的生存，半殖民地的滿洲是她一天都不能缺少的資料地的緣故。日本驅使着十五萬萬的資本，在滿洲因爲收買原料和出賣商品而獲得的利潤，正是日本資產階級生命所寄託的地方。沒有滿洲的煤鐵，日本帝國主義不能存在。在這種經濟的重要性之外，日本支配着滿洲，可以完成一種防止革命勢力從蘇聯侵入朝鮮的作用。

在這種經濟上政治上的重要性之外，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看來，滿洲還有她軍事上的必要。在戰爭的時候，滿洲是日本帝國主義軍隊最大的食糧供給的資源。滿洲有無數的大豆，無限的高粱。這就是維持戰時日本軍軍需的食料。日本內地和滿洲，祇隔着一帶的海水，支配了滿洲，日本和滿洲之間，便沒有了航憂那連絡之不安的必要。以上所述，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將滿洲看作一刻都不能忘情的「生命線」的原因。

在帝國主義日本看來，滿洲有上述一般的重要，從世界帝國主義的立場，滿洲也是爭奪世界領導權的最中心的根據地點。

三 「完全殖民地化」是日本的對滿根本政策。

以上，從滿洲的日本支配勢力及滿洲在世界的重要性，說明了滿洲是日本的半殖民地的實況。同時，還指摘了滿洲的「完全殖民地化」是日本對滿的根本方針。

爲什麼非如此不可呢？從上面的敘述，這問題是很容易理解的。滿洲既然是日本帝國主義一日不可或缺的生命線，既然在戰時有決定的性能，那麼日本帝國主義要使這種生命線確實地把握在自己手裏，必然的就非將滿洲變成完全的殖民地不可。從帝國主義者的立場，可以說在現在這種祇有獨占而沒有自由的帝國主義的時代，除出這種積極的攻勢之外，實在沒有維持帝國主義之生命的方法，在資本主義列強，所謂「確保生命」，實在就意味着帝國主義支配的「擴大和強化」。殺，或者被殺，假使完全殖民地化的政策不能貫徹，那就意味着連現在這種半殖民地的現狀也已經不能保持的了。

從這種帝國主義的鐵則，我們就能知道，對於這種半殖民地的狀態，帝國主義如何的感到不滿。尤其是世界恐慌深刻化而帝國主義列強對立的現在，帝國主義列強都要求着直截痛快的決戰。在這種時候，半殖民地的土著勢力，必然的會形成一種極不可靠的對象。因爲這種勢

力雖則是帝國主義的工具，但是一方面他還有若干的獨立性存在，所以這種勢力，難保不轉移到敵人的手裏。在這種半殖民地狀態，帝國主義的獨占，是不能充分地被保證的。

日本帝國主義非遂行這種政策不可，除出了上述一般的政治的必需要之外，當然還有他切迫的經濟上的要求。在世界恐慌開始之前，日本已經呻吟在第三期的不況裏面。資本的積蓄和擴大，已經走進了此路不通的死巷。要逃出這種恐慌的最好的方法，那必然的就是滿洲的完全殖民地化了。

第一，奪取滿洲的土地而擴大直接榨取的地盤，——這是他們的目的。第二，席捲逐漸成長的在滿中國人資本的鐵路，這是他們的手段。日本帝國主義所說的中日懸案，不是以滿洲完全殖民地化為基點的衝突，就是對蘇聯進攻的直接準備。

據說，「懸案」一共有三百多起。這三百多起懸案，也就說明了日本帝國主義壓迫土著勢力，而猛烈地進行着滿洲完全殖民地化的歷史。爲要理解這些所謂「懸案」的本質，我該將最重要的懸案敘述一下：

一 土地商租權問題

土地商租權的成文的根據，就是上述的二十一條。在「關於南滿洲及東蒙古的條約」第二條，規定着「日本人經營工商業及從事農產，得租借土地。」同條約附屬公文，也曾註明了「上述商租的文字，包含

着三十年的長期間租借及得無條件更新租約之權利。」無條件更新這就是事實上的土地所有權。「即使租約期滿，不問對方中國人願否更新租約，且不必另經更新契約之手續，不必支付代價，其商租權仍繼續存在。」（滿鐵調查課編，滿蒙要覽九二頁。）

設立這種條文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意志，當然並不單純地意味着擴大領有土地之範圍。在這種半永久的有利的條件之下，他們可以以商租了的土地爲基礎，而吸取特別的利潤。當然，這種要求使土著地主感到了絕大的恐怖。同時，對於產業上重要地點的日本生產之擴張，民族資產階級也就採取了反對的態度。因此，在舊北京政府承認了日本所要求的二十一條之後不滿一個月工夫，就用大總統令發布了「懲辦國賊條例。」這條例規定了「私與外國人締結契約，阻害國家權利，即以賣國論罪，處以死刑。」……發布這種條例，原則因當然是由於「五四運動」的從下向上的革命的反抗，但是從此也能知道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封建的地主階級，也如何的反對這種商租的權利。此後，雖則經過了日本各樣的努力，但是這種商租權還是不曾實現。日本帝國主義爲着緩和國內的人口過剩，勢所必然的非在狹小的關東州和滿鐵附屬地之外獲得更廣大的大地不可。因此商租權問題的解決，變成了這幾年來日本帝國主義者最頻繁地議論着的重要政策之一。

二 營業居住的自由權問題

這也是因二十一條而確認了的權利。表面，這問題好像並不嚴重，可

是要獲得這項權利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意志，是在買收原料販賣商品的時候，可以不經買辦的介紹而更多的獲得這一方面的利潤。假使以前經過中國商人纔能收買的原料農產品（譬如製油工業的大豆），以後可以照條約規定地自由往來居住，可以自由地從事於各種工商業務，那麼進貨價格可以顯著地減少，利潤率可以顯著地增加，同時還可對競爭對手的民族資本家給以很大的打擊。結果，在滿洲的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的支配，可以變成非常的鞏固。……對於這種結果，土著資產階級當然要表示劇烈的反對，同樣，地主的一部，也因為利益的被奪而感到恐慌。因此，這一條的權利也還不會辦到。日本帝國主義，當然是急不及待地要實現這種法律所確認了的權利，而解決他市場和生產之危機的矛盾。因此，和商租權問題同樣，這也變成了主要的對滿政策的一項。

三 鐵路問題

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具有最大的關心，而使他們打定了「爲着打開局面的重大之決意」的問題。可是在這兒第一應該注意，就是帝國主義者老是大吹大擂地宣傳着「滿鐵之危機」和「對滿政策之致命傷」的那種謊話。當然，對滿政策確是碰到了相當的障礙，滿鐵也曾受到了相當的打擊。但是要將滿鐵一九三一年上半年非減低利息不可的原因完完全全的加在中國鐵道網之完成這件事情身上，卻是完全的虛構。這也是他們要想欺騙大眾的計畫了的欺騙！以下，先將所謂

滿鐵包圍線及並行線的性質及前途說明一下：

(A) 叫做「滿鐵並行線」的由中國資本經營的鐵路。

(1) 打通線（從北寧路之一站的打虎山至內蒙古的通遼，長一五六・三哩。）

(2) 瀋海線（從瀋陽至海龍，及中間站梅河口至西安，兩線合長一四七哩。）

(3) 海吉線（從海龍至吉林，長一二七・五哩。）

(4) 開豐線（從開原至西豐，輕便鐵道四〇哩。）

(B) 叫做「滿鐵包圍線」的由中國資本經營的鐵路。

(1) 齊昂線（從昂昂溪至齊齊哈爾，輕便鐵路八哩。）

(2) 呼海線（從哈爾哈的對岸松浦至海倫，長一三七哩。）

(3) 齊克線（從齊齊哈爾至克山，現在祇造至中途泰安鎮，全路未完成。）

(4) 洮安線（從洮安至索倫，在興工中，全路未完成。）

帝國主義的御用新聞所宣傳着的所謂大規模的包圍線和並行線，實況如此。從哩數說，並行線四七〇・八哩，加上包圍線共六一五・八哩。這數字本身已經少於日本滿鐵的全長（七〇一・一哩），和滿洲日本支配下的鐵路全數比較起來，更顯得非常的劣勢。計開

日本資本支配的鐵路

一四六二・八哩

(內滿鐵)

七〇一・一哩

日本出資的中日合辦鐵路合計

七六一・七哩

中國資本支配的鐵路

六一五・八哩

在哩數上連一半都不到的中國鐵路能够脅威滿鐵及其他日本資本所經營的鐵路這已經是神話一般的奇蹟。當然數量上的多少，不一定就表示着實質上的優劣。在此，中國資本的鐵道通過何等產業區域，具有何種基礎的營業條件，都是非注意不可的問題。祇是，以上歷舉的各線假使真的要「並行」和「包圍」滿鐵，那麼各線之間，必然的非常有相互的聯接不可。可是在上述的各線裏面，除出從遼寧到吉林的瀋海線，海吉線連在一起之外，其他六線都沒有連接的關係。這種矛盾是從什麼地方產生出來的呢？這就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意識的欺瞞，就是在他們宣傳着的所謂並行線和包圍線中間，故意的將日本資本支配而表面上叫做中日合辦的許多鐵道——例如吉長線，吉敦線，天圖線，四鄭線，鄭通線，鄭洮線，洮昂線等等加在裏面。實際上，中國資本支配的鐵道，都祇通過產業上比較落後的地帶，反轉來講，這些鐵路將粵地原料品輸送到滿鐵沿線的產業地帶，對於滿鐵營業反而是很有好處的。

日本帝國主義拼命地宣傳着因為滿鐵並行線完成而滿鐵的收入銳減，那也完全是謊話。一九三〇年度滿鐵輸送貨物的噸數比上年度減少了一九%，（滿鐵調查課發行滿蒙事情一月二十五日所載）這種減少率在滿鐵全企業的收入減少裏面，所占的比例並不很多。因為

滿鐵貨物運價和上年度完全一樣，那麼數量上減少一九%，收入減少也可以看做同一的比例，在此，和日本國內鐵道因為恐慌的影響而減了二十%的收入比較起來，成績決不很壞。就是擔當滿鐵外交的木村交涉部長自己，也曾發表過「滿鐵現狀決沒有悲觀之必要」的談話，滿蒙要覽裏面，也記載着「吉長，吉敦兩線是滿鐵的有力的培養線」及「因瀋海線的完成，滿鐵雖則失掉了瀋陽和四平街以南各站的收入，但是因為此線之開通而增加了乘客和貨物，所以結果滿鐵還是得了相當的好處」的觀測。那麼，他們為什麼要那樣的大吹大擂呢？第一，被深刻的經濟恐慌和政治困難窘迫着的日本帝國主義，為着緩和這種局面和延長自身的生命，非積極的準備戰爭不可。要積極的備戰，那麼具體化的第一步就非整備不論在軍事上在經濟上都是日本「背面防禦線」的滿洲的交通統系不可。要具體的進行這種絕對的基本政策，必然的應得製造一種空氣，來蒙蔽被壓迫大眾的耳目。第二，對於漸次的成長到相當的可以妨礙日本帝國主義的滿洲殖民地化政策的中國民族資本，現在已經被迫的非取制御的方法不可。在此，為着實行這種積極手段，應該先用這種「全國民之利益」的謊話，來防止國內革命勢力的反對。

對於第一點，不論這次戰爭的對手是美國或者是蘇俄，在具體的準備，都非急速地完成滿洲的鐵道網不可。在此，我們應該注意，他們嘴裏嚷着絕對反對而實際上不斷地督促着東三省當局建築的一切鐵路，

都是向着蘇聯的國境進展，這種鐵路的線條，也就可以指示出今後帝國主義戰爭之終局的方向。譬如既成的洮昂鐵道（日本資本）從滿鐵的四平街向西北進展，直接和中東鐵路的昂昂溪站啣接。再從昂昂溪北進，經過齊齊哈爾克山，而達到黑龍江邊境的黑河。這條正在趕築的線路，直接的可以和西伯利亞的海蘭泡相接觸。又，從昂昂溪而進，可以由滿洲里直達西伯利亞平原，從昂昂溪東行，也可以由哈爾濱直達浦鹽。一方，從現在已經完成的呼海線延長，現在還計畫着從海倫到蘇聯邊境，因諾根借夫司加耶的線路。再，從日本資本經營着的四洮線的洮南，現在也是竭力地趕築着經過索倫而到滿洲里的鐵路……這種以開發滿蒙做幌子的鐵路，沒有一條不是向着北方的邊境進展。我們在此不必追問那一條是中日合辦，那一條是中國資本，總之，祇要滿洲事實上的支配者是日本帝國主義，那麼這一切北進線在必要的時候，沒有一條不可以掌握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手掌裏面。

對於第二點，我們祇要一看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提出的關於鐵道

問題的要求，就可以知道他們最後目的所在。他們鐵道交涉的真實的要求，就是要將從前借款經營的中國鐵路，完全移到日本人的手裏。從前差不多無擔保地借出了的資本，這時候就提出了管理營業的要求。他們明知經濟恐慌比日本還厲害的中國鐵路一時決沒有價本的可能，所以用這種手段來攫取支配的實權。這就是鐵道交涉最大的內容。在此，可以說，所謂鐵道懸案，就是軍事的侵略主義的要求，他方，也就是企圖連根的剷除中國民族資本的勢力而使滿洲成為完全殖民地的，帝國主義的攻擊性的要求。

以上，我們已經具體的說明了所謂滿洲問題的懸案，從這種說明，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帝國主義者所說的中日懸案，沒有一件不是日本帝國主義滿洲完全殖民地化的具體的表現，在這些懸案裏面包含着進攻蘇俄的直接準備。而所謂懸案，就是：第一，是滿洲殖民地化的問題；第二，是進攻蘇聯的問題。

（未完）